

自乾隆三十八年
正月上至乾隆
三十九年七月下

大清高宗純乾
(隆) 皇帝實錄
(一九)

台灣華文書局總發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四

臣等謹將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四內開列各條恭摺具奏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奉 上諭著照所請欽此

臣等謹將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四內開列各條恭摺具奏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奉 上諭著照所請欽此

臣等謹將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四內開列各條恭摺具奏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奉 上諭著照所請欽此

臣等謹將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九百二十四內開列各條恭摺具奏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奉 上諭著照所請欽此

教修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春正月辛卯朔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壬

辰諭元旦陞殿受賀在朝百寮及外藩陪臣

例應以次分班行禮乃昨日朝臣班行禮畢

階下已贊鳴鞭詢之禮部據稱高麗安南兩

國陪臣已綴朝臣之末為一班行先期曾開

入儀注違呈是以未經另摺具奏等語典禮

專司不應輒預舛誤若此上年冬安南陪臣

到京該部曾經具奏綴朝臣之末一同行禮

此係隨時陞殿謝恩朝臣員數多寡本無一

定不妨因便帶領朝見若元旦正節大禮攸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二

關中外觀瞻所屬藩國陪臣豈可與朝臣班

聯參錯並無次第向以藩服來朝者眾若一

分班臚贊未免需時曾命於朝臣班外將

諸藩統列一班今該部乃並此一班亦省入

朝臣之班更不特摺請旨朦朧列入儀注內

夫所違儀注特係歲歲常行利板不移之規

則朕臨御三十八年以來禮部所違儀注皆

躬親素所熟嫻即遇

壇

廟大祀於一切儀注亦不過舉手加額用展誠敬其間儀文次第更無待逐一更為檢視也元旦東臣朝朕之儀何用朕披覽將以朕之未經檢視儀注為不能勤政可乎如六曹奏牘本多內戶部刑部之事尤為殷劇其題奏之案朕惟就其有關節要者悉心斟酌若錢糧名目字數案件案結姓名又豈必逐一研討而復定其進止耶况事務於此無論日不暇給並慮逐其末而忘其原大非慎重勸幾

月

之通於政要又復何裨禮部堂官等以似此朝會鉅典於常例有所增損之處不為妥議專摺請旨轉以列入儀注為辭將誰詰若禮部堂官明白回奏尋奏臣等因上年十二月

皇上陞殿請將安南貢使入於百官班末行禮此次元旦朝會大典率將高麗安南兩國陪臣隨班行禮載入儀注並未專摺聲明實屬糊塗應請嚴議得旨交部察議○又諭四川

自辦理軍務以來一切徵調官兵及輓輸饋運皆係動用公帑從未有絲毫累及閭閻而奮送迭行不無少資民力上年曾降旨分別蠲緩以示優獎而百姓等趨奉公倍加踴躍一年之內又已積有勤勞當當小全川全境蕩平自宜益霽隆施俾共洽新春膏澤著再加恩將四川省官兵經過之成都華陽新都漢州德陽綿州梓潼劍州昭化廣元郫縣灌縣汶川保縣雜谷廳茂州松潘廳雙流新津邛州名山雅安榮經清溪打箭鑪蘆山天全州金堂簡州資州資陽內江隆昌瀘州納谿敘永廳永寧三臺中江蓬溪射洪渠縣蓬州南充大竹梁山奉節雲陽萬縣巫山等五十廳州縣乾隆三十八年分額徵錢糧俱緩至三十九年帶徵其分辦夫糧未經過兵之溫江新繁彭縣什邡崇寧慶州仁壽井研安縣綿竹閬中蒼溪南部巴州通江南江西充營山儀隴廣安州鄰水岳池馬邊廳宜賓

慶符富順南溪長寧高縣筠連珙縣興文屏
山雷波廳江北廳巴縣江津長壽永川榮昌
綦江南川合州涪州銅梁大足璧山定遠西
陽州秀山黔江彭水忠州鄧都墊江開縣大
寧石柱廳達州東鄉太平新寧平武江油石
泉彰明鹽亭遂寧樂至安岳眉州丹棱彭山
青神樂山峨眉洪雅夾江捷為榮縣威遠蒲
江大邑合江江安西昌冕寧鹽源會理州越
嶺廳等九十廳州縣所有三十七年編刺處

行尋使之項俱展限至三十九年再行帶徵
至官兵經過地方番民有認納夷賦銀米貢
馬者俱著一體緩徵用昭格外軫卹庶茅簷
作息益得寬舒副朕曲體民勞有加無已之
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通年辦理小金
川以來節次調派陝甘官兵較他省為數稍
多一切經過地方停宿供億均動支官帑綜
毫不以累民第念陝省為入川總匯之區凡
調取陝甘官兵解送軍裝鉛藥餉糈等項皆

所必經茲當小金川全境蕩平兵差所過之
地民勞可念允宜量加恩澤用普春祺所有
陝省接壤川境臨戎之寶雞南鄭城固西鄉
沔縣畧陽寧羌褒城洋縣鳳縣留壩廳十一
廳州縣緩徵正賦錢糧十分之五其路當孔
道差務繁多之咸寧長安咸陽興平臨潼渭
南鳳翔扶風岐山潼關廳華州華陰武功十
三廳州縣緩徵錢糧十分之四辦差稍次之
郿縣藍屋醴泉高陵藍田涇陽三原富平耀

州同官唐楚延川延長甘泉龐州汧陽麟遊
郿縣榆林大荔澄城韓城朝邑郿陽蒲城白
水興安州漢陰石泉郿州長武乾州商州郿
州洛川中部宜君綏德州來脂清澗四十州
縣緩徵錢糧十分之三至甘省僻近西陲民
多貧瘠而辦送兵差並皆並勉趨事所有差
務較繁之隴西岷州寧遠漳縣西固州同階
州成縣文縣八廳州縣緩徵正賦錢糧十分
之五其次之皋蘭狄道渭源沙泥州利平蕃

古浪武威永昌固原靜寧會寧通渭隴縣西
和十四廳州縣緩徵十分之四其又次之西
寧張伯大通巴燕戎格廳寧夏寧朔靈州中
衛平羅張掖山丹東樂縣丞鎮番河州靖遠
紅水縣丞湟州平涼鹽茶廳隆德華亭靈臺
寧州安化環縣洮州廳秦州清水巖縣兩當
伏羌三十一廳州縣緩徵錢糧十分之三但
緩徵舊欠則急公輸將之戶轉不得一體同
邀惠澤而次年新舊并徵民力亦仍不免拮

據並著將陵甘肅兵各州縣應完之項統於
乾隆三十八年分新賦內分別緩徵以昭公
溥其酌緩四五分者仍分作三年帶徵酌緩
三分者分作二年帶徵俾有黎從容輸納永
免追呼共享昇平之樂該部即遵諭行○又
諭曰永德現在來京陛見看其器局小而不
甚晚事不稱巡撫之任廣西巡撫員缺著熊
學鵬調補三寶著調補浙江巡撫鄂寶前在
巡撫任內尚無太過仍著補授山西巡撫伊

現在川省軍營辦理糧務其巡撫印務著已
廷三暫行署理所有陝西巡撫印務著畢沅
護理○又諭曰三和現在告假在家未能辦
事所有工部侍郎事務著高拱以副都御史
署理向來巡撫回京應補授三品京堂永德
著即署理副都御史○又諭據淑寶奏鎮安
府屬奉議州有改遣重犯俞元在配將鐵圈
剝脫蓄意潛逃先經該州判劉紹濂覺察拘
訊適值本府檄調公出將犯鎖押班房以致

開鍊脫逃現在行提應訊人等嚴審另為覈
參等語甚屬不成事體改遣重犯敢於蓄意
圖脫既經覺察拘訊即應嚴行羈禁乃該州
判因該府檄調輒將要犯鎖押班房以致潛
逃無忌非尋常疎防可比而該府之不能董
率有友該上司等之平昔漫無整飭俱難辭
咎乃淑寶視為泛常之案並不將該管各官
即行查參又不將管押各役嚴訊賄縱情弊
僅以奏聞了事該省之吏治廢弛即此可見

所有該州判劉紹濂著革職拏問同押管之
差役人等一併交該撫嚴密究擬具奏其
該管知府並著查明革職勒緝獲巡撫淑寶
按察使朱椿俱著交部嚴加議處○癸巳

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諭每歲新正豫查各
省有因災予賑地方俱降旨加恩展賑以示
體卹昨歲各直省俱年穀順成秋田普獲豐
稔且報收十分者居多即甘肅省據報偏災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九

數處而通計收成亦在七分以上原毋庸再
霽恩第念西陲地瘠民貧非沃壤殷饒者
可比雖成災僅屬一隅恐民力究未免拮据
特令該督確查如有應行加恩之處詳悉覆
奏據奏到偏災各廳州縣業經照例賑卹
窮黎已咸登衽席若於春初酌借籽種口糧
更足資接濟惟河東之阜陽縣所屬紅水縣
春晴遠平涼涇州等五處被災情形較重入
春青黃不繼之際不無待澤等語所有阜陽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十

等五州縣俱著加恩展賑一個月其有應酌
借籽種口糧者仍著查明妥辦該督其董率
所屬實心經理毋任吏胥侵漁中飽俾閭閻
均霑實惠以副始和布令優卹邊氓至意該
部即遵諭行○又諭曰李雲標現在患病著
開缺調治所有陝西固原鎮總兵員缺著海
祿署理○又諭曰溫福奏提督哈國興在軍
營病故哈國興自前歲征勦緬匪以來頗屬
勇往上年調赴四川西路軍營擢任提督帶
兵攻剿疊著勞績是以特加恩授為叅贊大
臣並將伊子用為守備現在小金川全境蕩
平正值進剿金川需人之際倚任方殷遽聞
溘逝深為軫惜著賞銀一十兩存卹其家並
加贈太子太保以示憫勞飾終至意所有應
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定邊將軍大
學士溫福奏金川黨惡助克必當申討臣與
阿桂疊昇額善議臣由喀爾薩爾追兵阿桂
由噶噶爾拉追兵均攻噶拉依直搗腹心疊

昇額由錦斯甲布進兵會同舒常徑攻勒烏圍制其要害現在商議陸續進發報聞○又奏臺昇額由章谷吉地等處往錦斯甲布於臣西路兵內先撥貴州及固原兵一千名並董天弼處先到之甘肅兵一千數百名交豐昇額於十二月十八日帶領起程嗣有續到甘肅兵一千名亦令侍衛等帶領趕上其三雜谷上兵一千五百餘名由黨壩使道先赴錦斯甲布等候至從前大兵未抵美諾及底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十一

未達之時小金川之南北境俱防賊番抄截今各寨落收服東南北三面已非應防之後路惟美諾係糧運總匯酌議留兵又曾頭溝堪卓溝木了山太板昭一帶路通金川且借格桑原從底未達之美卧溝逃往恐賊首見此空虛從小路潛來滋事是以撥兵二十交董天弼分駐要隘並令其留駐布朗郭宗底未達等處防範後路至功噶爾拉係金川與小金川交界其山與巴朗拉相似而較為高

峻地氣亦屬陰寒臣審度事機刻難延緩業於十二月二十二等日統兵啟行於蘇拉角克溝之南昂噶爾角克洞之北覓路遲赴牛廠前追較之回赴美諾再趨功噶爾拉更為便捷得旨所辦俱妥佇候捷音○以雲南昭通鎮總兵馬彪為西安提督○甲午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川省自征勒小金川以來

貴州湖廣及雲南昭通等營亦俱調撥官兵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十二

所有師行供億及一切運送軍裝火藥等項俱動用官帑絲毫不以累民而沿途承應執勞皆能踴躍趨事民情殊為可嘉茲當小金川全境蕩平允宜廣霽恩施俾霑閭澤用普春祺曾傳諭各該督撫令查明征兵經過之地應如何酌量加恩之處分別具奏今據各該督撫等陸續奏到並稱各該省秋成豐稔戶樂盈寧小民實自忘其勞茲蒙格外施仁遵即查明的議緩徵分數具奏等語所有官

兵經過之貴州畢節威寧等十七州縣湖廣之竹山竹谿等五十七州縣廳雲南之思安大關同知等八州縣廳應徵乾隆三十八年分錢糧俱著照該督撫等所奏分別按數緩徵用舒民力各該督撫等其董率所屬悉心察覈俾閭閻實被恩膏以副朕嘉惠體卹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甘肅提督馬全即著馳驛前往四川派在溫福軍營作為領隊大臣管理甘肅官兵○又諭小金川之地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十三

於舊臘悉已蕩平現在將軍等分路統兵乘勝直搗金川一切軍需自宜寬裕儲備若再於部庫內撥銀五百萬兩解往川省備用○參贊大臣副都統舒常奏十二月二十日土司工噶諾爾布來營據稱索諾木畏懼於本月十七日將甲爾壘壩地方綽斯甲布舊碉三座金川新碉三座暨附近甲爾壘壩之思根等處新舊碉五座一併退還現已派頭目土兵據守等語臣即面諭以汝能實心出力

督率土兵助攻將來受恩正多隨酌給獎賞諭軍機大臣等舒常奏索諾木將甲爾壘壩退出所辦甚合機宜看來逆首此舉自係聞大兵已破小金川即日移兵分路追剿而綽斯甲布一路現有官兵督率土兵進攻其意妄以為退還甲爾壘壩可圖目前完事且俟大兵徵復後復出而侵佔豈非顛舒常即當明諭工噶諾爾布以此次進剿實為眾土司翦除後患不滅不休益堅其效順之心不復存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十四

顧畏之念方為妥善惟是金川番賊狡之小金川狡謀更深其於竊劫營盤抄截後路尤為長技前已詳悉傳諭溫福等加意豫防營中守禦宜嚴遠次巡查宜慎使賊衆技無所施或賊冒死而來即當乘機盡殲大示懲創庶不敢復為輕視且官兵漸次深入後路尤關緊要一切餉道軍臺併須實力守護賊衆潛伺我後萬一稍有疎虞成何事體此一節所關甚大溫福等各路均當留心規畫調度

得宜勉之慎之○又諭曰舒常奏緯斯甲布隨營土練二千餘名察其出力不出力分別加賞所見雖亦近是但令獨抱向隅未必能激其愧奮之志豐昇額舒常當傳齊緯斯甲布衆土練諭以爾等隨征以來尚未見實心出力本不應濫叨恩賞但此次大皇帝恩旨凡隨營土兵舉行加賞我等因仰體大皇帝一視同仁仍樂賞爾等嗣後惟當倍加奮勉以圖報効如此曉諭番夷等既得加賞感而

且畏向後自可冀其得加○四川總督劉秉恬督理糧餉山西巡撫鄂實奏從前美諾未克西南道路不通軍糧半由南路轉運今道路已通除功噶爾拉官兵仍從草坡沃克什一路糧臺供應外其當噶爾拉一路軍臺若亦從西路饋送恐致擁滯議自成都由木坪運至美諾僧格宗等處轉運營中不獨較之由打箭爐運往者所省為多即較之由桃關運出者尚有得節再南路站長山僻運費較

西路為繁增兵既多積糧無幾不如西南兩路並運臣鄂實於供支功噶爾拉之外兼辦黨壩運往緯斯甲布軍糧臣劉秉恬供支當噶爾拉之外兼辦南路運往緯斯甲布軍糧彼此趕辦較為有益此外吉地丹東一路現有官兵六七千臣劉秉恬於章谷存糧內運往接濟得旨嘉獎○乙未諭上年各直省秋成普慶豐收即奉天各屬亦臻大有始和之布毋庸更沛恩膏惟念盛京各城旗人節欠

餘地租銀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計六萬餘兩原係該旗人等節年拖欠值此年豐力裕自應踴躍輸將第積欠一時並徵恐不免稍形拮据著加恩分作六年帶徵俾完公吏得從容而生計益滋饒裕以副朕體卹嘉惠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馬全前已調補甘肅提督其江南提督員缺今段秀林調補嗣因內地武職大員堪勝專閫者一時難得其人且軍營現有打仗出力

之員。自當量予陞補。用獎勤勞。是以令馬全督留江南提督之任。段秀林亦暫留浙江。今馬全來京。陛見。已令其馳驛赴川。即以甘肅提督作為領隊大臣。管理甘肅官兵。隨營進剿。所有江南提督印務。詢稱係交總兵陳奎護理。雖前據高晉奏陳奎居心誠實。熟諳水師。辦理巡查洋面。俱屬妥協等語。但彼時僅就總兵而論。其是否可以久署提督。尚難遽定。著傳諭詢問高晉。如陳奎器局才識可畧。

提督一年半載。於海疆營伍尚為有益。即奏明令其署理。若陳奎祇可暫時護篆。於提督不甚相宜。又不便令其久署要缺。或通省總兵內尚有優於陳奎可署提督者。或竟無堪以勝任之員。均著據實覆奏。候朕另降諭旨。將此諭令高晉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內大臣阿桂奏。十二月二十一日。據音吉圖。汪騰龍等報稱。十七日酉刻。見山下樹林內火起。賊番紛紛潰散。當即統兵過河。分路進攻。山

口左右賊番。俱望風奔逸。共計占得大礮棚六座。木柵二十三座。石卡六處。獲賊五名。二十一日。又報攻得正地溝口礮棚。善吉保帶兵。即赴甲爾壘壩。行至中途。有綽斯甲布頭人安布差人迎。稟已得甲爾壘壩。其地有礮六座。現經綽斯甲布土兵占據。稱工噶諾爾布派我帶兵十名來此。賊番見我勢衆。即便散去。又離此六七十里之協雅地方。有礮三座。我頭人土根亦已攻克等語。臣思羊布什

咱一路。原與綽斯甲布官兵。共緞金川賊勢。今既攻得正地溝口甲爾壘壩。即已控扼金川要隘。各處防兵。均可量為裁撤。此內德爾格忒等處。馬上番兵。素不長於步行。越險追剿。不能得力。應徵歸游牧。惟查巴旺布拉克底之馬奈馬爾邦亦係乾隆十二三年進兵之路。該處路通金川。應撥兵十名駐守。其餘官兵。可酌分當噶爾拉綽斯甲布兩路。俟議定具奏。又奏查別斯滿地方。共有五寨。其二

寨先經撫定此外三寨有兩金川賊人監守未敢遽投嗣臣即令已投之番民前往招撫與監守賊番接仗其未投之番民從中接應殺死監守賊番據稱我等見難谷百姓自改作屯練土司不敢欺凌今只求改作屯練不願分給各土司等語其所請實出真情臣等現已准行又奏土弁雍中爾結色勒奔蒙恩賞戴花翎但查土舍布拉克底甫經給與空頂花翎而土弁亦即蒙賞恐番人等易生滿

此奏留侯伊等奮勉立功再加獎賜設溫福軍營已有賞翎之人恐不免相形生懈則又不當新此恩施著阿桂即札詢溫福畫一辦理○阿桂又會同參贊大臣尚書公豐昇額奏奉諭旨以緯斯甲布一路進兵須臣阿桂前往臣豐昇額於各處番情均屬初辦在工噶諾爾布固為逆苗親戚至如索諾木之母之妻皆係布拉克底土舍安多爾之姊之女現在金川其安多爾又娶索諾木之姑現在布拉克底均係世為婚姻臣豐昇額即帶領噶諾爾拉一路官兵亦須駕馭已降布拉克底之人始得其力彼中情形尚未深悉況小金川既滅今又分道進攻金川臣豐昇額現統漢土官兵督剿則金川之不滅不休工噶諾爾布諒亦可揣而知現在舒常在緯斯甲布兩月有餘於該處事宜漸已熟悉今若令臣豐昇額督率此路官兵令舒常參贊軍務可期得力況臣等原定三路中之功噶爾拉

當噶爾拉兩路皆為進搗噶拉依之兵。絆斯甲布一路為進搗勒烏圖之兵者。原以噶拉依一帶地勢更險。攻勦多費兵力。至絆斯甲布一路則一得達爾圖日旁山梁。向前賊境。皆勢居下游。稍易攻取。三路中不論何處得手。則他路均可得力。臣等已擬定官兵。日內即當起程。若再行會商吏綱。恐於進勦稍稽。得旨所奏俱是。佇俟奮勉成功。以待酬庸。茂典。○丙申。享。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二十一

太廟遣怡親王弘曉恭代行禮。○遣官祭。

太歲之神。○

上御紫光閣。賜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

宴。○丁酉。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陳孝泳現已來京。著仍在內廷行走。並魚戶部司員上辦事。俟服闋。

再行照例補缺。○又諭據安泰等奏。今年烏什採挖紅銅兵丁三百名。俱各奮勉出力。除交正項銅觔外。多交銅五千四百觔。請將官員兵丁議敘。賞給等語。著照所請。官員等交部議敘。兵丁等賞給一月鹽菜銀兩。○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寶奏。絆斯甲布一路糧運已自梭磨至黨壩安設臺站。其美諾至卡撒一路。現在催令多雇人夫。趕運赴營。撥用等語。糧運為軍營要務。自應妥速籌辦。但前此官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二十二

兵由西南兩路分進。是以令劉秉恬。鄂寶。分任督運軍糧。今小金川全境悉已蕩平。運道多已改歸西路。與彼時情形。迥不相同。伊等自應酌量三路轉運事宜。協力通盤熟計。其中遠近緩急。惟在隨宜措置。務使軍儲源源接濟。況劉秉恬已特授總督。糧員皆其所屬。呼應更靈。嗣後辦理糧務。著劉秉恬。鄂寶合而為一。不必更分南路西路。至現在三路軍糧何路應由何處轉運。便捷並內地應作何

接運及一切措置之處。非朕可能態度。總在伊二人因地制宜。善為區畫。俾軍裝裹帶寬餘。膚功應時速奏。其應由富勒渾在內地督催接濟者。仍遵前旨妥協經理。將此遞軍報之便。一併寄令知之。尋劉秉恬奏現在糧站情形。較小金川未平時。實不相同。大兵現抵功噶爾拉山。已於附近之牛廠地方添站接運。更為便捷。至富噶爾拉一路糧站。現今臬司李世傑在附近一帶加緊籌辦。木坪商米。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二十三

亦陸續起運。尅日抵營。緯斯甲布兵糧。由打箭爐轉運者。已嚴飭趕運。不得藉口雪大山封。稍致遲滯。其由黨壩運往緯斯甲布之糧。務較打箭爐為近。臣等節次飭令妥速趕辦。務期軍需充裕。兵行迅速。得言欣慰。覽之。○戊戌。定遠將軍大學士溫福奏。十二月二十六日。帶兵抵功噶爾拉山下之牛廠地方。見牛廠之前。功噶爾拉之下。賊番立有大卡五座。當派兵四千。分為兩隊。臣復督兵隨後接應。

乘夜雪攻撲。賊遂逃赴功噶爾拉碉卡之內。併力拒守。查功噶爾拉峯巒創立。與巴朗塔路頂宗相似。惟中有了口。如一綫羊腸。而碉卡據險排立。仰攻非易。且連日嚴寒。積雪深至四五尺。官兵現已占住半山。自應先用大礮轟摧。再以兵力攻撲。方能得手。現飛調所存美諾明郭宗等處礮位。再官兵自抵布朗郭宗。裹糧本屬無多。至今食用殆盡。已飛咨鄂實壽辦。俟礮到糧數。即相機前進。諭軍機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二十四

大臣等溫福奏攻勦功噶爾拉情形。一摺。所辦俱合機宜。此等險隘處所。賊眾必於最要之地。併力拒守。官兵進攻時。自當示以不測。指東擊西。使賊人難於照顧。或可易於得手。○命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大昕在尚書房行走。○是日起。

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曾頭溝一路向來。董天弼由此進兵。今小金川全境。

雖已蕩平而此一帶實為官兵復路萬一逆
酋潛令賊眾由黨壩駛出抄截我後或於糧
運軍臺畧有疎誤成何事體再昨據溫福訊
取齊稟賊眾供詞內有借格桑由美卧溝逃
往金川後將此路隘口用樹木攔斷等語此
甚可疑雖賊酋懼官兵追勦堵塞路徑使我
無從蹊跡但此等要隘之處我追較難賊出
甚易安知非賊首詭計借攔阻追兵為名俟
官兵一過仍由美卧溝口而出復占據布朗
郭宗底木達等處所關不小溫福等匆匆進
兵於此緊要關隘未能專度萬全朕偶念及
心中甚為不澤劉秉恬已授為總督現駐美
諾辦理一切軍務而董天弼現亦署理四川
提督且曾由曾頭溝一帶進兵地利已為熟
悉今又駐布朗郭宗等處經理降番諸事所
有防範機宜乃伊二人專責著傳諭劉秉恬
董天弼將美卧溝及曾頭溝兩路酌量形勢
選派幹練備弁帶兵駐守以防賊眾駛出滋

事其有類此要隘之處並須詳細專度一體
妥辦但現存美諾一帶兵數無多尚恐不敷
撥派川省各營尚有可調之兵即著劉秉恬
等悉心籌議若現今防範甚嚴可以毋庸調
兵則可若稍有不放心處不妨將應添防兵
若干一面檄調一面奏聞以期萬妥其各路
糧臺軍站並遵照前旨派委妥員往來加意
巡查勿稍疎懈溫福等各路人當留心防察
總期於事有益不可惜費將此由六百里加
緊一併傳諭知之尋會奏查美諾溝係通金
川之路布朗郭宗北百八十里即曾頭溝地
界中間有馬耳當大板昭喀爾撒等處西南
又有赤力脚溝百餘里均與金川路徑相逼
費計將軍溫福所留之兵除分派各處外底
木達駐兵一百三十餘名布朗郭宗駐兵六
十名自應即時添調至黨壩為緯斯甲布軍
糧必由之地該處與金川接壤更宜派兵護
衛請添調兵一千六百名以一千由美諾滙

總分撥布朗郭宗等處以六百。往赴黨壩防
獲餉道得旨嘉獎。○以湖南按察使敦福為
湖北布政使。湖南鹽驛道農起為湖南按察
使。○庚子。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定遠右副將軍內大臣阿桂
奏臣自抵僧格宗後。即派令土升土兵等往
探看。得自納木覺爾宗溝口上山。約行四十
餘里。即係納圓納扎木。自此向北上山。約三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二十七

十餘里。大嶺一道。遠與功噶爾拉相聯。即係
當噶爾拉為金川界址。向年積雪甚深。茲冬
日晴煦。陽坡不過數寸。惟山勢極峻。又堅礪
十四座。排立兩峯。了口間。守禦甚密。一得此
嶺。則金川各處皆出其下。但嶺下險峻。有林
菁二十里。冰雪頗大。再進即金川之克舟九
寨等處。地稍寬敞。查僧格宗河東河西地方。
及汗牛十四寨。雖均投順。究係新經撫定。而
此一帶通金川之路又多。且僧格宗納木覺

爾宗係糧運總樞。已派大員經理。留兵防範。
臣帶領漢土兵一萬二千餘人前進。報聞。○
又奏。近令已旺布拉克底番人往探得索諾
木居住噶拉依。其兄喇嘛莎羅奔等皆在勒
烏圖。僧格桑攜妻妾至彼。隨行尚有二三百
人。同住勒烏圖官寨。莎羅奔傳集眾頭人商
議。時有山丹錦爾嘉勒係郎卡子下年老頭
人言。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二十八

天朝來勦小金川。爾等幫同抗拒。今又收留僧
格桑。必不肯饒。此時速行送出。庶幾免罪。其
餘眾頭人言。僧格桑本屬一家。來此投生。如
何可以送出。莎羅奔從眾留住等語。查從前
郎卡欲以索諾木承襲土司。大頭人中有言
不應立者。郎卡置之於死。今索諾木雖為土
司。頭人未必悅服。以情勢揆之。金川必終歸
殄滅。得旨。今固不敢為滿足之言。若賴
上天慈恩。速成此事。實千古未有之績也。勉之
以銜酬。厚典。○辛丑。析教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壬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等茶

宴以重刻淳化閣帖頒賜羣臣聯句○是日

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癸卯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詣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二十九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甲辰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丁巳皆如之○

御奉三無私殿賜皇子諸王等宴○哈薩克

博羅特使臣阿克太里克及阿布勒比斯子

卓勒齊等入覲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

及回部郡王等宴○諭曰富勒渾查番阿爾

泰昭誤軍務及勒屬派買短發價值得受屬

員饋送收回應扣養廉各款俱已自認不諱

實出情理之外阿爾泰前在山東巡撫任內

頗能察吏安民實心任事因擢授四川總督

初至川省奏地方政務尚屬認真是以加恩

簡任綸扉仍膺封疆重寄至小金川與沃克

什揆蒙一節朕以蠻觸相爭自屬番夷常事

原可毋庸問罪與師且阿爾泰業已奏明親

往查辦因其老成歷練必能妥協經理遂不

復為屢念乃阿爾泰親見價格桑之桀驁不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三十

馴並不及早籌辦以除先孽轉將沃克什地

方斷給小金川致逆豎得以藉口益肆鴟張

漫無顧忌阿爾泰惟圖遠就完事仍以價格

桑違約歸巢之詞欺飾入告而於金川之父

子濟惡果不置問既將土司印信輕給郎卡

及索諾木遣人赴藏仍復給照護行益為逆

酋所藐視兩金川遂爾狼狽為奸梗化拒命

是兩金川之事阿爾泰實為禍階及伊前歲

來京陛見朕以其事屢加面詢阿爾泰一味

含糊支飾。而於兩逆前之狂悖不法及索諾木欲吞併各上司侵至維州橋之語。並皆匿不奏聞。設使時即於朕前陳述。得以洞悉其情。雖初意不欲興兵。而知其事難輕結。必為善制。幾先使兩首不得鈎連。遂惡不待其逞跡昭著。大煩師旅。此又阿爾泰養癰貽患之罪也。然朕猶不加嚴究。僅罷伊總督之任。並念其宣力有年。在川最久。特賞散秩大臣銜。在軍營督辦糧運。俾得自効。復桂林因罪罷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三十一

職。復令阿爾泰署理督篆。亦以其為輕車熟路。冀可收效桑榆。乃伊仍不知感激。圖報當大兵深入之際。於接運糧石。動輒稽延。甚至遇有軍營催糧公牘。妄以受代為詞。竟不折閱。其罪尤無可逭。然朕亦不加窮究。即上年夏間。福隆安命往四川查審桂林一案。其時並未疑及阿爾泰。或有劣蹟。交其密為查訪。迫回至熱河覆命。以阿爾泰近日庸謬誤事。迥不類其平日所為。因詢其精力是否比

前衰退。據福隆安奏。阿爾泰精力尚覺照常。惟在川時。聞伊子明德布干。與公務。與屬員交結之事。亦未即深信。但地方大臣。果至縱容子弟。滋事營私於吏治。甚有關係。隨諭文綬就近訪查。及文綬頗預覆奏。朕亦不加深詰。及川東道託隆來京。令軍機大臣詢以阿爾泰任內之事。託隆隨將伊勒派屬員代買物件。短發價值。並多辦幫木肥已。及收受馬權朝珠等款。開出。朕尚以託隆係福隆安一

高宗純皇帝實錄

卷九百二十四

三十二

家。亦未肯遽為憑信。因即交軍機大臣詢問。伊子明德布於託隆所開款蹟。一一直認。並非得自刑求。是阿爾泰之在川狼藉。已無疑義。復據文綬查出原任藩司劉華將阿爾泰捐辦木植養廉賄為繳送。甚至將庫項那用。攤扣屬員養廉。苦累商民等款。尤可駭異。但文綬於奉旨之初。有心袒徇。不即據實查出。及復交令覆查。料明德布在京必皆供吐。難以再為掩飾。始行和盤托出。是文綬不過小